

CHINESE-AMERICAN LIBRARY
CHINESE-JAPANESE INSTITUTE
HARVARD-YENCHING UNIVERSITY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10

BT9117 /1142

渡邊家文庫			
漢書	集別集類	四七七〇號	二四冊
函	架		

渡邊千春遺愛書



帶經堂集卷四十二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漁洋文四記

遊鷄鳴山烏龍潭諸勝記

康熙甲辰六月閏立秋酷暑二十日稍涼遂發興
尋鷄鳴山烏龍潭諸勝飯後循秦淮過覆舟山陳
霸先與高齊大戰即此地也山連鍾阜之尾西接
鷄鳴臺城逶迤介兩山之間下為白門登鷄鳴寺
下瞰臺城俯臨十廟原野蕭瑟林木蒼涼悲風卷
蓬西日欲匿寺始於晉永康間即南宋雷次宗開

二方四十七
館齊竟陵王子良抄四部書處齊武帝射雉鍾山
至此聞鷄鳴故又稱鷄鳴埭矣禮誌公像登塔望
後湖湖亦號昆明池故明貯天下版籍之所今網
罟勿禁夕陽頽澹野水縱橫中惟荷葉田田千頃
鳧鷖將子十百成羣唼喋波間而已十廟皆在山
麓帝王廟尤荒闕童監數人眠於輦路羸馬脫羈
齧草階下為太息久之自此東南行取小徑訪烏
龍潭山路紆曲數迷失道由錦衣倉厯欽峯二里
許步趾漸高忽見風帆檣櫓若在足下洪濤動前
即大江也小憩靈應觀坐道士南軒潭影山光濛

濛一碧芰荷楊柳上下俱綠潭上舊多名士唐宜
之丁菡生之流皆居此飯罷由石城門取道冶城
卞祠以歸日下春矣

遊鍾山靈谷寺記

遊鷄籠龍潭之明日遂往鍾山過青溪拜侍中黃
公祠祠有夫人血影石出通濟門經天壇壇已廢
彌望蔓草縈煙而已沿鍾山行屢有向背峰巒蔽
虧雲日明晦誦沈隱侯干雲非一狀蘇端明峰多
巧障日之句歎其極工按江左時刺史還任例種
松千頭山在六朝故多林木勝國為陵園地龍鱗

虬鬣彌遍山谷上陵者行寒濤天籟中不復見山
今十九供樵爨矣寺燬於乙酉丙戌間惟無量殿
寶公塔存上人於南靈隱豁堂師法嗣為言寺廢
之由乘顛而來欲以十年重興初地午浴樓下樓
後面屏風嶺風逢逢自絕壑下林木颯然有聲飯
方丈畢偕上人觀景陽鐘禮寶公塔予登焉上人
不能從問三絕碑亦燬於火三絕者張僧繇畫誌
公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書也寺舊有誌公法衣革
履吳道子畫折蘆渡江烏巢佛印三教畫壁皆不
見惟頽壁數版丹青漫漶如天吳紫鳳顛倒裋褐

而已稍東為說法臺址旁即八功德水榛棘蒙茸
無復涓滴南為琵琶街僧雛拊掌隱若絃絲之音
殿前有巨鐵翦鍔大吳字土人訛謂赤烏時物按
明高帝初定建康為吳國公八年為吳王此當是
未改元時所作然不識何所用之上人云相傳山
有蛟鑄此為鎮云梅花菴在山門東寒香數百樹
尚橫斜山翠中間周顛草堂王安石定林舊址皆
不可詳會日夕遂與上人別樵唱滿山悲風騷屑
澗水潺湲屢亂流而渡昔人登樂遊原詩若為今
咏之上人貽予豁堂詩自蔣陵至青溪遂盡其卷

湯休帛道猷之流也

遊金陵城南諸刹記

廿二日自烏衣巷出聚寶門遂造報恩寺寺即古長干寺明金陵八大寺之一也龍象巨麗甲諸刹登九級塔俯視金陵城闕旭日飛甍參差可見西瞰大江南望牛首東面蔣山紫雲丹巘出沒煙霧鬱作龍蟠近眺秦淮青溪三十六曲才若一線雲逢逢起腋下鳥俯其背忽憶唐諸公詩塔勢如湧出連山若波濤所謂眼前有景道不得也僧言順治戊戌龍起塔中塔震壞有田姓兄弟四人不用

一綽一木數日而工成於最高欄楯上步立捷如飛鳥殆蒙莊所稱伯昏無人臨百仞之淵背浚巡足二分垂在外能外生死至人者耶天界寺在報恩東南人家沿溪居多以略狃通出入松栝疎古篁竹幽邃後為鳳山碧峰寺即唐翠靈寺以碧峰師易今名洪武中師出使西洋今十八沉香羅漢猶是西域物萬曆中崇川顧氏竊其一以祈嗣數見怪異還之乃已寺僧出正統十年賜藏經敕諭墨澤如新迤邐登高座寺秋草滿庭闐無人跡遐想王謝庾卞之風為之慨然過梅將軍廟廟祀晉

豫章內史梅賾賾字仲真嘗進孔傳尚書者拜方
景二公祠方祠舊在岡上古木末亭側喬木數百
章國初邵某者來作令盡翦伐之亭與祠並圯今
亭祠皆從而北雛松數株殊失古意景公陝之真
寧人靖難時十二族並死事最烈壁上陽羨朱君
一詩頗奇今記於此慷慨誓死心不移欲死不死
將何為欲揮豫讓橋下劍欲操博浪沙中椎衣緋
如火如衣衰懷刃如雪甘如飴疾行犯駕氣何壯
千秋萬世當如斯誦之勃勃有生氣可以廉頑立
懦也考革除之際以身殉國者自勛戚大臣下至

樵夫門卒之流凡數百人人之盛古今無與比
雖功名如三楊不免射鈎之恥得與諸公朽骨爭
千秋萬歲之名哉

遊瓦官寺記

金陵城西南隅最幽僻處古瓦官寺在焉鄧太史
元昭招予結夏萬竹園園與寺鄰喜勝地落吾手
也時方燠甚忽雲葉四垂雨如屈注淮水暴漲三
四尺高柳清溪御風以徃至鳳游寺即上瓦官也
按葛寅亮記云寺一更於昇元再廢於崇勝戒壇
洪武初蕩然無存其地半入驍騎倉半入徐魏公

三才六十五
族園萬曆十九年魏公慨然布金遂復瓦官昇元
之舊殿左空圍有土阜高丈許上多梧桐林即古
鳳凰臺址今寺去江遠甚臺近培塿不可以望遠
太白詩所謂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
故蹟滄桑不可復考太史謂瓦官舊在城外瀕於
江明初廣拓都城始入城內云稍西南為下瓦官
寺藤梢橘刺數折始得寺門清迴視上瓦官不啻
過之寺有唐旛相傳天后錦裙所製錦作淺紺色
雲龍隱起四角綴十二鈴陸龜蒙古錦記云瓦官
寺有陳后主羊車一輪武后錦裙一幅今羊車不

可見而此裙宛然又志稱師子國玉佛戴安道佛
像顧長康維摩圖為此寺三絕皆化去老狐看朱
成碧以此狐媚世尊勿乃不可顧千載而下猶與
金石同壽事固有不可解者六朝時名僧支道林
法汰之流皆居此顧虎頭伏曼容宅正在寺側風
流弘長於古為最殊恨古人不見我也入萬竹園
飲青嶰堂出華林部奏伎堂側琅玕万个流雲欲
歸蟬鳥亂鳴意高枕此中不復成夢堂前有池如
半規煙霧葦鬱太史云池每夕必有氣縕縕輪囷
登閣望之如疋練然漏下三十刻相約以明日訪

三子六十六
六朝松石乃別去

雨登木末亭記

廿四日爲家兄西樵禮佛長干薄暮入寺然燈九級塔塔皆五色琉璃陶埴成之表裏瑩澈篝燈百四十有四放大光明不可思議禮佛畢飯休上人方丈夜宿北軒牕外鴨脚參天下蔭十畝中夜風起聞雨聲灑葉上與簷角琅璫相應覺枕簟間蕭然有秋意晨起盥櫛僧院中梧桐得雨青覆檐雷盆山石菖蒲數叢勺水渟泓蒼然可愛南入高座寺訪山雨上人時晨雨方零空山寂歷宿鳥聞剝

啄聲撲刺驚起坐僧樓汎覽壁間衲子詩有烏鳴山寺曉之句賞其幽絕冒雨登木末亭四顧煙嵐蒼鬱紫青繚白城闕峰巒江渚林木皆入空濛惟長干塔百仞聳立亭左東南望鍾山髣髴天外蜿蜒而已山頭松柏數十株疎密皆有畫意近俯長干諸刹樓臺丹碧明滅煙雨中他日得一筇一盃足跡遍南朝四百寺足了此生矣嘗觀南宮筆墨輒悠然遠想今乃恨不攜米顛來潑墨數斗盡收煙雲入奚囊耳雨渟甚輿人數促迫遂由景公祠而西觀無礙居士碑抵青溪水榭猶覺煙雲盪胸

急索筆墨追記之

夜登弘濟寺觀石壁記

自六朝園出石城門登舟暮泊燕子磯山氣蕭鬱
漁燈舟火與星河上下新秋雨歇江沱晚涼遂登
弘濟寺入石闕兩崖奔峭如行楚蜀峽中石磴紆
曲繚紹江澣謁八難殿束炬觀蘇朮長江巨石四
大字勢欲飛去僕舊泊燕子磯得句云長江巨石
想飛動意取諸此復觀明潞王敬一畫蘭喬恭簡
公字廬陵段朋格篆書七言詩諸石皆嵌巖谷間
遂登觀音閣閣背負絕壁三面瞰江憑虛結構宛

然蜃樓從江中望之不殊乘蹻御風矣閣中怪石
林立如青蓮花環遶佛座欄外洪濤決漭居然萬
里之勢予數登閣遠眺每風日明麗見直北棠邑
江浦諸山佛嬴帝青隔江奔赴今來更闌月晦下
視蒼茫一氣惟聞空江人語跳魚撥刺如巨人時
復流螢千萬點出沒樹間而已下巖入毗盧殿殿
後石壁拔地斗絕石楠生壁罅裂石而出夭矯直
攫蒼雷方融禪師者從終南來居此所居陸航鳥
道斜通詰屈而上數折始達北面江流如大圓鏡
視觀音岳又一奇也院有廬山僧為略說栖賢東

三石山志
海濱文卷四
林諸道場之勝昔阮思曠戲何次道我求千戶郡
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佛即不易作何至不可為
劉遺民雷次宗耶歸舟翦燭記之有笛聲出江上
絡緯哀吟如相應答舟人以月出解纜東下不及
登燕磯矣

登燕子磯記

金陵古都會名山大川在封內者以數十而燕子
磯以拳石得名磯在觀音門東北三面臨江削壁
巉巖石筍林立觀音山蜿蜒數十里東與長山相
屬至此忽突起一峰單椒秀澤旁無附麗傲睨諸

山偃蹇不相下大江從西來吳頭楚尾波濤浩洶
中砥柱怒流西則大孤小孤東則潤州之金焦而
磯踞金陵上游故得名尤著磯上有祠祀漢壽亭
侯迤西有亭壁上石刻天空海闊四大字奇矯怪
偉為前大司馬元明湛公書按公曾為南國子祭
酒又歷官南吏禮兵三部尚書公崛起嶺南從白
沙聞學覺之宗與陽明上下其說天下稱甘泉先
生祠南亭三楹壁間題字叢雜不可讀獨椒山先
生四絕句與文壽承書關祠頌同鐫一石其一云
爍爍清光上下通風雷只在半天中太虛雲外依

然靜誰道陰晴便不同讀此知先生定力匪朝夕
矣折而東拾級登絕頂一亭翼然曠覽千里江山
雲物樓堞煙火風帆沙鳥歷歷獻奇爭媚於眉睫
之前西北烟霧迷離中一塔挺出俯臨江潁者浦
口之晉王山也山以隋煬得名東眺京江西溯建
業自吳大帝以迄梁陳憑弔興亡不能一瞬詠劉
夢得潮打空城之語惘然久之時落日橫江烏柏
十餘株丹黃相錯北風颯然萬葉交墜與晚潮相
響答悽慄慘骨殆不可留題兩詩亭上而歸時康
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

遊牛首山記

金陵名山首攝山古刹首牛頭康熙甲辰予量移
禮曹乙巳五月始謝吏局稱金陵寓公布韞青鞵
方自此始過方爾止青溪園居商略遊事爾止躍
然欲偕行秦淮老人丁繼之年八十有一尚饒濟
勝之具許為鄉導於是按圖經計道里城以南先
牛首次獻花巖次祖堂城以北先攝山次寶華山
十八日曉出聚寶門由古宣陽門迤邐經韓府山
至鐵心橋時宿雨初霽流水滿塘白鷺矯翼良苗
懷新興行田水聲中耳聆潺湲目玩蒼翠十許里

三万六
漁洋文集卷四
至牛首東麓夾道長松數千株奇石映帶宛如畫
圖曳筇徐步松陰中顧語爾止昔宋文帝謂蕭思
話相賞有松石間意想當如是既抵寺門仰望東
西兩峰儼若雙闕寺在蕭梁為佛窟寺嬾融大師
始闢道場所稱牛頭宗矣歷白雲梯凡百級夾磴
古松千百千雲蔽日頃京口造戰艦翦伐皆盡今
所餘才兩株寺僧謂以中虛無所用故得免莊子
云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語良可味入禪堂觀浮
圖倒影坐一鐙樓樓為施愚山題額窓檻洞豁下
臨無地南望師子山如在杯桮一峰秀拔林木蒼

蔚如繡者獻花巖也飯畢尋徑上兜率巖磴道百
折略如白雲梯繼之先登如猿猱東峰峭絕豁
中斷得兜率禪院院後石壁鐫子瞻怪石供五字
憶坡公石與餅何異之語為之一笑循磴東上即
兜率最高處憑欄遠眺大江橫流山外三山錯峙
采石天門皆在襟帶間矣巖下坦軒為鐵漢和尚
故居和尚楚京山人常以二獼猴自隨凡有所須
曲解其意枯坐巖竇數十年不與人接與龍眠方
學士為方外交學士贊其畫像曰兩箇獼猴杖一
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賦私

三五九十二
誤子孫入文殊洞遂登天闕兩峰中劃如巨靈斧
痕王丞相所云此天闕豈煩改作者也北望金陵
龍蟠虎踞一覽可盡浮圖當兩峰間僧安居為言
牛頭自融祖至慧祖禪燈不絕自浮圖建後宗風
遂替由西峰觀辟支洞洞視文殊稍侈外為方塔
有宋僧普莊明盛時泰仲交二記敘洞塔所自名
文殊領一萬菩薩居此又為辟支迦入定之所昔
淨名方丈地能容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
三萬二千師子座神通遊戲故應爾邪歸宿一鐙
樓山月皎然烟鳥初定俯視下方羣動都息不知

此身去塵世幾由旬也與爾止論詩至丙夜罷去
各成一詩

遊獻花巖祖堂記

牛首獻花巖幽棲祖堂寺枝峰蔓壑實為一山牛
首為祖融開教道場獻花巖則百鳥銜花之所幽
棲祖堂則遇四祖付囑頓教處也十九日晨由牛
首逕西峰嶺沿師子峰西趾登獻花巖咀嚙峯崎
屢有登頓陟則溜懸降則心俯人行巖谷間如猿
飲澗如蟻緣垤如鍾乳倒垂四視陂塘墟落如蜂
房如蓮蕊如綦道布子如織錦文迴望牛首樓閣

浮圖行樹羅網莊嚴妙麗皆作金銀琉璃玻璃礫
磔種種之色東面獻花巖逕石窟南下松石疎古
略似牛首東麓行二里許修竹中一逕如綫忽得
祖堂寺徒衆踴躍由寺後左旋而入訪石溪禪師
數日前已赴靈巖繼公之招小坐呈劍堂觀石公
詩畫標格不減窳音尊者天界浪杖人弟子也阮
司馬大鉞被廢後居此寺寺多其書蹟僧雛出所
藏甲申五月詩觀之殊多齟齬蜀洛清流之語因
訪石公禪室破扉短籬高竹萬个青光鑑人鬚眉
皆綠禮祖師洞洞內一石佛字宛然阮司馬題云

巖花長吐天人供春草難遮佛字痕皆紀實也洞
右為虎跑泉不溢不涸僧徒甃甃咸取給焉寺門
近對吉山為阮司馬墓道石湖邢昉孟貞過此曾
賦詩曰高墳何纍纍中有窮奇骨也遠對姑孰之
橫望真誥稱其洞穴盤紆絕宜朮藥宋人詩陶家
舊宅寄山坳即此東逕天盤嶺松毛如苔蘚衣被
石骨人行樹杪至牛頭水閣始與來路合望牛首
便如故人入自鳳臺門城南之遊凡二日得記二
篇詩若干首別錄昔人謂牛首祖堂之間都無俗
處信然矣

游攝山記

志云攝山為鍾阜支脈高百三十丈周迴四十里
 多藥草可攝生故名形團如蓋又名繖山祖堂歸
 之次日稍憩桃葉渡水閣廿一日晨起天色陰霽
 相半爾止至遂行沿覆舟山遵元武湖堤緩步當
 車時湖水小涸芟蘆被渚爾止為指點前代三法
 司故址依稀可辨堤盡復輿行路旁見翁仲石馬
 橫斜田壟間為故中山墓道稍北為李岐陽墓道
 牛羊上壟無復曩時小憩蔣侯祠觀鍾山出雲又
 二十里至攝山兩峰相對中外隔絕層巒疊嶂凸

凹起伏晦明罨靄不一狀東北一峰卓立天外散
 為三峰鬱為精藍者棲霞寺也入寺循白蓮池觀
 唐高宗御撰明僧紹碑書法妍勁屬高正臣筆碑
 陰棲霞二大字高宗御書佛殿北廊下有江令碑
 署名陳侍中尚書令宣惠將軍參掌選事菩薩戒
 弟子濟陽江總持書法奕奕不減聖教按江令名
 總史不稱以字行而此署總持豈後人重書筆誤
 耶碑陽勒元祐禮部敕牒字殊飛動禪堂後為覺
 浪和尚塔院和尚閩人梵行精嚴嘯峰藥地諸大
 師皆受記荊爾止常在姑孰與說易十日稽首稱

弟子後示窈天界衡嶽竺公奉舍利建塔此山與
 隋舍利塔相望接引佛二軀昔人謂有顧虎頭筆
 法與塔皆尚存試品外泉過無量殿禮石佛僧紹
 次子臨沂令仲璋所造江令碑稱佛身高三丈一
 尺五寸二菩薩高三丈三寸大同間有龕頂放光
 之應殿前紫竹林鬱然而秀伐其一作杖爾止銘
 焉僧言自此有逕往紫峰閣若循中峰澗而上即
 千佛巖路出閣右勢不可得兼子曰由千佛巖而
 白雲菴而中峰譬如振裘挈領請姑舍是皆曰諾
 遂鼓勇登巖巖間鑿石為像華髮儼然如百千萬

億化身齊文惠太子及豫章竟陵諸王所造巖上
 為明月臺方廣可布茵席俯視一石如錐脫穎曰
 紫盆峰此即出紫峰閣之背憩松石間久之取道
 峰左緣中峰澗東北行試白鹿泉泉上古篆為明
 臨淮侯李言恭書爾止亟稱其詩過春雨橋得一
 菴幽澗千仞修篁出澗底謂當是明公居處菴僧
 出肅客曰優曇菴也再上一牛鳴地為白雲菴即
 明公故宅急從密竹中訪之幽篠灌木與優曇相
 埒地稍閑曠可以見遠按僧紹平原人初住鬱洲
 弇榆山中欣玩水石預識宋德之衰不受高帝之

命天子目為外臣賜籜冠竹節杖以表高尚宋齊
間隱逸之宗一人而已仁智之居俛仰增慨裴回
移晷始去窮澗源而上一泉沒荒翳中僧言白乳
泉也尚隔一溪予躍往觀之此上即中峰之脊巨
石如虎牙相錯天風吹人十步九却以手代目以
尻代足震駭蹉踔不能已至石梁橋望見老鸛河
近出山趾兀朮所鑿亦名鎔河也瞰千佛巖已在
肘下遂欲乘興窮最高峰問僧徒尚三四里會日
夕衆有倦色如嬾殘履衡嶽巨石盤旋而下峰北
得霞心禪院院僧雪幻者濟南人殷勤留客試真

珠泉飯般若臺堂中有明代諸名士書四十二章
經先是慧文上人自靈隱來居西澗圓通院知予
輩至遠使相訝策杖赴之逕德雲菴長溪怪石坳
窪劬突與菴僧約今夕當攜枕簟來此聽澗中瀑
布至圓通與慧公談至夜分爾止留宿予還宿德
雲空山無更漏聞山鳥啁晰遽然而醒牕外夜雨
瀟瀟然與竹木相亂瀑布自中峰飛下以澗為尾
間萬道奔注水石相齧作怒雷崩濤甲馬騰踏之
聲寒氣薄肌骨不復成寐達旦雨不止衆尼予峰
頂之行予意山之奇在登眺登眺之奇在烟雨且

竿頭進步自生畏怖山靈其謂我何顧問兒子未
具爾止遂止圓通不行予發憤獨往中道遙望一
峰奇石起伏如大海潮汐頃刻萬狀知為疊浪巖
惜不令吳道子李思訓輩圖之當令尺幅間聞水
聲浩洶耳天開巖尤奇地險迳狹怪石如齧齧挾
雨與履齒鬪竹木蒙翳猩鼯之迹交錯羣怖不敢
進予謂伐山開道彼何人邪於是斬荆叢筍達巖
上尋唐宋人題名漫漶不可識惟上元張函二詩
頗佳巖下有禹碑楊公時喬昔官金陵以南嶽石
刻重摹於此鸞飄鳳泊想見岫嶁石廩之奇逕造

峰頂自下方望之不謂有人忽見茅茨虎落遠在
天半僧徒三四人居之梵唄鐘魚皆出雲中矣峰
頂三茅君殿鍾公惺官南祠部時所建志所謂高
百三十丈者此其絕頂左太沖振衣千仞岡濯足
萬里流何必多讓哉小霽復取道天開疊浪二巖
以下顧見道左一石出籬落間覺有意急迴訪之
僧云遺谷也貝巖講師昔嘗居此石縱丈許橫稱
是苔蘚剝蝕如古鼎躍水位置天然在三峰之中
憶吾友杜于皇昔游攝山愛一石名之曰霞髓此
石將無是乎石傍小溪略彳通之遂過圓通別慧

三才七十
公與爾止趨東澗紫峰閣雨復作小坐閣上聽僧
言浮渡山之勝冒雨即行過飛來石佛院主者他
出門扃鐺不得入昨觀品外泉曾一至此亦以門
閉而去欲少待恐雨濘不得抵華山遂復循白蓮
池觀金剛幢六朝松而去客歲造戰艦此松行就
翦伐竺公上書當事廩而獲免仙人逃劫松亦作
如是觀從輿中迴望最高峰雲氣羃之雲稍解駁
略辨茅茨林木如法塵影頃刻已復失之適下山
時此身真從雲族中來矣

遊寶華山記

華山在句容縣北六十里一名寶華山以誌公得
名也從攝山雨行萬山中山村人家多臨溪居溪
水自四山而下淙淙可聽輿中得一詩云萬山堆
裏看雲松曲崦幽溪復幾重為愛泉聲過林去不
知煙寺遠聞鐘山徑五步一折每當折處猿鳥路
絕徒御相呼詰屈行天陰雨黑風颯颯出林箐中
路窮得寺數步外初不見寺也按誌公始居此山
名未甚著虎狼窟之歷千餘載至明有妙峰上人
者再興初地三昧律師紹鵝頭宗繼來卓錫見月
大師親承付囑予比聞其具戒精嚴為人天師至

是始相見山中一燈夜坐往復叩擊乃知浮屠之說與吾儒道德仁義之旨了然不殊夜宿山樓殊有涼意晨興禮佛過見公方丈謁銅殿殿高二十尺從衡各十尺四壁皆刻畫如來諸菩薩帝釋天人相窮極莊嚴萬曆中慈聖皇太后夢一山皆蓮華乃勅建銅殿於此山賜名隆昌寺并賜大藏滲金塔時建銅殿者三峩者五臺及此也遇西域僧與之語可辨者十三四其所敘述經歷諸國大抵與法顯佛國記略同出所持誦梵文狀如葉子字不可譯曰阿彌陀經也戒壇在銅殿西北見公所

勅經始時陰雨晦冥忽放大光明經時始散遂登西峰觀龍池涓然一泓出石罅間蜥蜴數十頭游泳自如見人不驚僧徒以盃貯之形如守宮腹尾作硃色斑然有文僧言每將雨雲霧輒自池中出按山海經云龍池之山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以此較彼何異蹄涔抱朴子記甘宗奏西域事謂外國方士能臨川禹步吹氣龍初浮出長數十丈每一吹龍輒一縮至數寸取著壺中徃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復禹步吹之更長數十丈須臾而雨四集夫龍神物也而

三才十
海濱文卷四
偃然受豢如此安在其為靈邪豈韓子所謂失其所憑依而不可者邪抑未階尺木而自混于蠃蚌者邪爾止舉白公麒麟為脯龍為鮓何似泥中曳尾龜之語相與三歎峰皆茶圃僧徒頗諳采焙之法既下西峰不復與見公別徑趨龍潭北風甚利榜人挂帆以待棲霞僧遠送江干與爾止相繼別去日將晡遂乘風北渡從舟中望見峰青知是攝山憶昨從峰頂頰眺所見澄江如練雲濤萬疊即今高枕聽欵乃處也漏未下已見真州星火計爾止尚未發龍潭耳

金山題名記

焦山幽冶金山綺豔焦山骨勝金山肉多惟登妙高臺拜東坡居士像想見袁絢歌水龍吟於此公為起舞差強人意

焦山題名記

來焦山有四快事觀返照吸江亭青山落日煙水蒼茫中居然米家父子筆意晚望月孝然祠外太虛一碧長江萬里無復微雲點綴聽晚梵聲出松杪悠然有遺世之想曉起觀海門日出始從遠林微露紅暈儻忽躍起數千丈映射江水悉成明霞

演漾不定瘞鶴銘在雷轟石下驚濤駭浪朝夕噴
激予來遊以冬月江水方落乃得踏危石於潮汐
汨沒之中披剔盡致實天幸也

北固山題名記

焦山與崑崙子別遂遵江岸獨尋北固甘露之勝
登凌雲亭憩多景樓緬孫劉之雄風憶梁帝之勝
遊弔海嶽淨名之故蹟江山猶可髣髴而其人已
邈搔首四顧慷慨不能已

鶴林寺題名記

米元章卒後為鶴林寺伽藍墓在黃鶴山下風氣

清鬱松影嵐翠四時供養先生有潔癖此是衆香
國中矣順治庚子十一月十三日

招隱寺題名記

昔人言招隱水深山秀烟霞澗毛皆不凡予以庚
子仲冬月同崑崙子來游紅葉滿山石骨刻露泉
流蕭瑟登玉蕊亭上遠眺江影愴怳久之

竹林寺題名記

自招隱至竹林山路紆曲長松如畫修竹數萬竿
清風拂戛上捎雲日與崑崙小憩鉗錘室聽中上
人談林公開山舊事日移晷不能去憶唐人詩殷

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惘然自失也

生生菴題名記

永豐程公岫守京口日與林臯大師為山澤游不減王謝之與林公乃更鑿放生池作生生菴於甘露寺春秋樓下其風流標致有足多者予以順治庚子來游去公守潤日未二十年而風流搖落遂無復繼況於數千百世之下乎

帶經堂集卷四十二

帶經堂集卷四十三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漁洋文五傳

劉孔和王遵坦傳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啓中以忤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詹事起田間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為上分別白黑甚力閹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孔和少儻好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為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奇恣崇

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太宗兵自喜峰口牆子嶺諸路南下兩薄畿輔連破齊魯諸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郡縣皆偽署官吏孔和部勒賓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距躍願殺賊為故君報仇於是椎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執偽縣令狗於衆誅之傳檄旁縣所禽戮偽令數人及聞天兵入關破賊孔和遂率衆南下過青州欲挾衡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黃河北是時曹州人劉澤

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其強令客說之使以兵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謂澤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稍憚其威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既貴為藩鎮好為詩往淫詫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示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今敵騎旦暮飲江淮未聞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即工何益國事況不必工耶澤清被酒大恚推案起一座震懾不知所為孔和不為動拂衣徐出澤清益不平立遣壯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一軍

三十五
大譁散歸孔和時年三十一已而金陵命下以為
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孔和長八尺面目如
刻畫雙目炯炯射人如電望之類羽人劍客平居
好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顙怒張嘗賦詩云并
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澤清手
蓋讖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要堂文集各若干卷
多可傳

王遵坦益都人太僕少卿滌之子長身少鬚眉狀
類寺人跌宕負奇好飲酒擊劍父滌失勢家居無
日不飲酒叔父衮才而數奇亦跣跣放於酒每飲

酒輒呼遵坦與俱各盡數石酒酣相與賦詩大歌
呼為樂客至輒不得通顧獨與孔和交善遵坦別
業在家桑谷山水幽奇數與孔和遊止賦詩或屏
人促膝畫地語終日人莫測也王贈劉詩曰驢脊
如柴少羈勒小挫風期非我曹劉亦贈王云何似
冉家好兄弟同心畫出釣魚山齊人皆目笑之以
為狂生南渡後遵坦為總兵官亦隸劉澤清孔和
死遵坦懼禍及跳身北走至京師上書獲錄用
肅王入蜀以遵坦從既定川北即署遵坦都御史
巡撫四川尋病死保寧

三六十二
論曰陳同父有言亂離戰爭之際徃徃奇才輩出
故述龍可趙九齡事至潛溪先生著秦士錄豪宕
感激至今想見其人明之末造海內罹兵革者數
十年深山大澤豪傑不乏如孔和遵坦輩不有陳
宋之紀述烏能自見於後世哉

任民育楊定國傳

任民育字厚生濟寧州人居泗水上家世業農民
育始讀書爲儒年二十六補諸生中天啓甲子解
試民育雖書生居嘗倣儻好奇計崇禎戊寅牆子
路之警總河侍郎周鼎北援臨清以運判馮元颺

署濟寧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參軍事會閩人高
起潛軍至所部丁志祥縱兵大掠元颺捕斬數人
起潛大恚責取濟寧不用援兵狀元颺以問民育
決計與之濟寧以安壬午天兵再下山東及濟寧
民育城守益力遂去而攻兗當路知民育有將帥
才於是淮撫史可法以通州請保撫徐標以監軍
請吏部基之授潁州知州潁數被兵民多保聚人
自爲守民育至更團結部署身任師帥兵事之隙
問民疾苦三月潁大治甲申流寇犯闕鳳督馬士
英南奔民育輿櫬於庭集衆誓死守金陵建國史

可法以閣部督師揚州乃舉民育知府事未幾高傑黃得功爭揚州戰於城外軍中失得功可法將以黃蜚乙邦才兵攻傑民育力言不可乃止翌日知得功間道歸營其能斷大事皆此類也傑為許定國所殺麾下自河南竄歸願隸督府可法不納民育言得此勁旅外可以拒敵內可以制四鎮納之便弗聽亾何天兵大至民育乘城守禦日夜纂嚴而可法守舊城衛胤文守新城事權不一會天雨城圯遂入之民育緋衣坐堂皇天兵至諭降民育不可飲刃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

署櫪馬皆驚民育自分必死散遣諸妾惟寡女適劉氏者與一女留署中至是俱縊死幕客陳美僕聞道等五人皆從死妾姚氏本揚人投水死三子鍾華鍾蘭鍾崧走匿民間得免

楊定國亦濟寧人遠祖浩成化中為太學生會帝幸佛寺浩遮道上書諫帝嘉納即為回輦由是名聞天下歷官至都御史定國少補州學生甲申本朝定鼎以戶部侍郎王鰲永招撫山東檄至濟寧士大夫議歸附定國棄其家附舟南下趣金陵依故濟守王孫蕃孫蕃是時為御史用事未幾孫

三十七
蕃出按江西寄家杭州定國從之杭金陵不守天
兵徇浙西潞王迎降魯王監國於越畫江而守定
國杖策渡江上謁授行人司行人未幾江上師潰
定國一夕呼酒痛飲闔戶雉經以死貧不能歸葬
其子某殯於僧寺

王士禛曰予以順治庚子理揚州士大夫為予述
民育事甚烈民育畢命處在太守廳事西偏血凝
碧陰雨猶髣髴可見時距其死十六年矣會修郡
誌民育死節事略而不書予懼其無傳也得楊諭
德士聰所述任揚州始末略之為傳定國與民育

生同里先後死義因牽連書之

少司徒焦公傳

公諱毓瑞字輯五別字石虹姓焦氏其先棗強人
始祖成永樂中徙章丘之清平鄉大王父瑁贈都
御史王父馨萬曆辛丑進士巡撫寧夏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卒贈工部左侍郎考日芬建昌府推官
贈太僕寺卿妣張贈夫人初中丞公為大名監司
公生於官舍幼不好嬉戲動中規矩讀書目十行
下章丘令南皮湯君號知人一見器之曰公輔材
也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舉東省明年丁亥舉禮

部已丑釋褐改國史院庶吉士辛卯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壬辰奉命巡視京通二倉爬梳夙弊奸胥繁息世祖章皇帝駐蹕通州公朝行在特賜貂裘蟒服故事非閣部大臣不得賜蓋異數云癸巳被命巡按宣大兼理學政雲中當姜瓖畔逆之後人心顛隳公至招流穴嚴保甲課農桑葺學校勤考課修城浚池存問孤寡邊人誦之未及瓜而撤差之旨下士民泣送者百里不絕丙申巡視河東鹽政舊例每包以鹽二百斤為率踰額罪及商賈公為酌定成規不贏不縮商民便之在事

一載苞苴不行歸裝惟襍被圖書而已尋宅父憂庚子補雲南道御史辛丑今上御極遂掌河南道事癸卯內陞公在臺首尾十三年凡所建白務存國體不谿刻近名不黨同伐異然邪正是非之介持之毅然亡所鯁避上以是信公孤立無黨援其受知兩朝蓋以此需次歸侍太夫人子舍凡八年而太夫人歿癸丑起田間用新例借補廣西道御史尋陞太常寺少卿進通政使司左通政甲寅進太僕寺卿戊午進太常寺卿己未進通政使司通政使會京察一日奏事畢上召公至御

座側親詢屬員甲乙次第公奏對稱 旨 上霽
顏顧閣臣曰焦某敷奏詳明可稱老成練達自是
受知益深未幾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尋進刑部
右侍郎矜慎庶獄每九卿會議朝堂公言必盡終
無所依違太湖縣民因事行財法司擬以授受同
科律應死公獨曰受者百二十金乃為滿貫以授
者分計三人各四十金法止杖耳律云皆計所得
是其證也奏請得末減遂為定例 皇陵栽柏人
三十三人賂部胥七百人法司擬滿貫律當死公
援前例力爭亦得末減山東饑高苑民十三人持

囊橐向大姓索糧有司以盜論傅大辟公謂是不
過饑民冀緩須臾之死囊橐豈兵杖耶左都御史
蔚州魏公是公議竟從寬典先是官司寇者端毅
龔公之博大端恪姚公之縝密為朝論所推時以
公為無愧奉 特旨調兵部右侍郎知貢舉轉左
侍郎淮安有商三十三人舟自廟灣趨膠州遇颶
風引至朝鮮執送京師議者謂犯禁通海應下西
曹其人辨言有官給照票墮水失去公議行查淮
安將弁有無給照事立辨竟送法司罪難釋矣已
而巡撫咨覆實給照事遂得白其所平反率此類

也秋 賜宴西苑頒賚表裏淩蕩其冬雲南平壬戌上元 賜宴乾清宮 上手金卮賜酒 詔賦柏梁體詩公有天河洗甲通蠻鄉之句二月奉命告祭太昊諸陵癸亥上元復 賜宴乾清宮賜綵緞滇馬甲子戶部侍郎缺 上特諭吏部焦某操守可嘉可戶部公自司寇移佐司馬自司馬移佐司徒皆出 特簡廷臣亾與比然食少事多未幾而病作予在成均日嘗從容為公言山居甚適公以方在中樞兵事旁午不敢輒引退既屢被知遇程書衡石日夕況瘁益不敢言洗沐以死勤事

未及遂初非公志也公外和中介人不可得而親疎廷議侃侃視首鼠持兩端者若將浼焉諸公卿或有異同卒折而從公則公至誠有以感之也使公無死旦晚且枋用然清白聞於 主上至誠信於同列其用雖未究亦可以無憾矣公居家孝友為德於鄉黨宗族甚眾不具論論其立朝之大者論曰漢郭躬陳寵皆世習律令為法名家躬斷秦彭之獄寵罷鈇鑕之刑其慶延於世有以也焦公儒者法家非所好然觀廷議數大獄務依矜恕不力求其生不已雖陳郭何加焉今國家重經術絀

文法公又以德望結主知方佐致太平而天不
憇遺忽焉以歿惜哉

孝靖顏先生傳

先生諱伯璟士瑩其字復聖六十六代孫世居曲阜父胤紹明崇禎辛未進士歷官河間府知府有子三人先生其長也次伯玠次伯珣先生生有異稟狀貌偉麗讀書不屑章句談古人忠孝事輒感激奮發河間公令鳳陽令江都令邯鄲每以先生從時天下已亂軍書旁午郡縣吏日不暇給先生侍其父凡所區畫多中機宜河間公以守邯鄲功

累遷知河間府會王師入關薄畿輔河間孤城無援公衣冠北嚮再拜集家人一室中而自登陴力守城破急趣歸署闔門舉火自焚死時先生獨與仲弟伯玠居兗郡道阻不相聞未幾兗亦陷先生方與弟乘城守禦兵入守者皆潰先生體肥行不得疾伯玠掖以行先生麾之曰吾父在河間存亡不可知汝當速去兄弟并命於此無益也伯玠持兄泣先生給使他顧遽自埤堦間躍下伯玠遂死亂兵先生左足傷為邏所得以見其帥訝其狀非常人又詢知家世遽延之坐而先生念河間公日

夜泣帥問知狀曰兗州破時河間陷一月矣先生
痛哭投地絕復甦告於帥曰吾父素矢忠節義無
苟全我幸遇公得不死曷縱我去俾收骸骨言已
復絕於地帥憐而許之因間道入曲阜城已遂匍
匐赴河間當是時先生室朱宜人被創甚二稚子
方患痘毅然弗顧也兵火充斥或竟日無所得食
道遇盜賊數十百輩慷慨與語聲淚俱發賊輒感
動引去達河間求父遺骸哭踊盡禮觀者莫不泣
下當河間公自焚時僕呂有年者負幼子伯珣出
走有年道中流矢死伯珣竄民間至是先生攜與

俱歸會稽倪文正公赴召入都過河間為設祭且
曰父忠子孝吾師也河間公辛未舉禮部實出文
正之門其為所推重如是先生自鼎革後絕意仕
進暇輒讀書鼓琴間亦為詩痛弟伯珣之死與伯
珣尤友愛同居三十載無間言教子以忠孝大義
子六人皆有所成就長光猷康熙癸丑進士今為
翰林院編修次光敏康熙丁未進士今為吏部稽
勳司主事以 覃恩封先生如光敏官先生歿鄉
人思之私謚孝靖先生

論曰漢東陽顏烏有孝行致羣烏銜鼓之祥因立

三万字一
縣曰烏傷歷代或稱烏孝或稱義烏皆以孝子得名唐天寶河北之亂常山忠節公死之子泉明負父骨於東京行求宗屬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子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流涕嗟慕今觀先生父子間其行事何相類也仲尼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人焉韓子稱儒分爲八類居其二顏氏之於忠孝所由來遠矣予故拾先生事蹟爲傳使史氏有考云

田裕所先生傳

先生諱實粟字裕所姓田氏世爲德州人祖三戒

嘉靖癸丑以甲科起家爲戶部雲南司主事權關以廉介聞人稱中泉先生父高諸生讀書不問家人產家中落故先生少而食貧先生幼至孝遭內外艱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家即貧葬祭一準古禮與弟實畝友愛常負以行及長終身無間言人以爲難補博士弟子講學鄉塾從游日衆往往取制科以去而先生終不遇性素嚴重每旦起正襟危坐子姓臧獲皆屏息庭以內聞讀書聲不聞婦人語案置曆書日較行事得失以黑白圈識其上老而不衰實畝善治生貲稍饒裕然出入問遺悉稟

命先生毋敢擅也先生有子曰纘宗緒宗孫曰書
曰雯曰需曰霖歲時飲酒一堂三世獻酬沃洗雍
雍如也春秋上冢畢集子姓序昭穆坐松柏陰下
述祖德話農桑終身如一日教子孫讀書尤有法
度至今德人稱家法者必以田氏為首卒年六十
有九

論曰漢景帝時人臣尊寵無過石氏號萬石君史
稱其孝謹聞郡國齊魯諸儒質行所不及慶為齊
相齊國慕其家行國大治古今論家法者無如萬
石君田先生雖不遇而其教於家者如此所謂不
言而躬行者與先生歿未久而子緒宗孫雯需以
次射策顯名當世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范先生傳

先生姓范氏諱可裕字景衛其先系出宋叅知文
正公後元末有通一者避兵自吳郡徙如臯數傳
至秉倫公某為理學名儒生樂菴公某樂菴公生
瀛洲公某早卒孺人叢以節著撫子自魯公某由
孤童至成立以太學生官全茗州州判即先生考
也先生天性孝友全茗公奉叢太孺人之官西粵
會太孺人卒官舍先生自淮南往逆間關萬里泣

禱於神一夕夢度石梁喬梓成林覺而心動卓午見有順流揚帆來者風駛舟疾倏忽東逝心益動急令長年回帆追及之果全茗公舟也父子抱持相泣人以爲孝感全茗公歸未幾捐賓客先生號踊幾不勝喪服除應崇禎元年選貢奉母顧孺人色養遂不欲仕友于諸兄弟怡怡如也兄文學某以无妄見虐邑令非賄不可解先生妻盧宜人久病牀箒私儲三百緡備後事先生急取以救兄得免其內行醇備皆此類先生有子端知儀封縣以治行遷兗州府河防同知擢戶部郎奉庭訓惟謹

晚年仿文正公義莊之制族姓千指皆計口授食凡十七年不倦益調卹里黨以婚娶緩急告者無不應亦無德色也年八十又七卒子五人端永育立雍孫十七人

論曰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吾觀范先生生平可謂孝友人矣戶部君敷歷內外爲政寬而有制以幹局稱於時先生躬行孝友以施及其子者如此是亦先生之政也文正忠宣之流風遠矣

張處士傳

張處士霖者字杏籬世爲新城東南杜柯村人處

士居張店鎮之東偏有田數十畝闢園一區種松百頭其南築小臺東望花鐵馬公諸山其北有亭有池綠葵紅蓼早韭晚菘取給有餘處士生萬曆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里歲所收秔稻租賦外盡以供釀中更世變益屏跡逃俗襲衣博帶婆娑田野以終其身始予過野寺見處士題壁詩異之康熙甲寅過訪其園居處士聞予至欣然倒屣出坐予池上指松謂予曰是皆老夫手種今五十年矣時處士年已八十七意氣蓬勃引滿勸客如少壯人自言生平不入城

市不謁官府歲正月則畢納一年之賦稅於官故胥吏追呼未嘗及門今老矣旦暮且死死則遺令子孫以布衣斂即日納壙中不棺槨不封樹少讀漢史慕楊王孫之為人顛以末路師法其萬一其言曠達類有道者明年予遊京師賦二詩寄之乙丑歲予奉朝命祭告南海事竣過里處士已前歿治命如其言嗚呼可謂達生也已

論曰予讀班史楊王孫傳未嘗不歎息徘徊追慕顛為執鞭其答祁侯書所言終化反真蓋深有得於莊生之旨者處士嚶嚶然乃能追蹤千載之上

遐哉邈矣故著其梗槩為傳葛溝之誦通人諒焉

張先生傳

張心勿先生諱四箴世為新城人居縣北之新橋先生美鬚眉善談笑讀書好持論不苟雷同弱冠補濟南府學生員為文挾奇氣不屑齷齪程試之習以故數絀有司殊自得也居常不問家人生產苗茨數椽北瀕孝水編枳為籬雜植花樹修竹每開戶臨流嘯咏終日或并日而食晏如也生當有明末造知天下且亂獨好兵策奮顙搯擊輒思請纓自效被堅執銳得一當以報國鼎革之初濟南

以東羣盜蠢起率假義兵為名競欲致先生先生心知其非深自避匿曰列郡滔滔誰為霸府便當被髮入山詎與小兒曹共槽櫪邪遂棄諸生孺人稚子力耕雜作無復用世意矣時為歌詩亦緣手散去先生性孝友侍親疾居器皆盡禮兄某為藩掾死戊寅濟南之變先生徒步二百里崎嶇畏塗自負骸骨以歸里人義之康熙甲辰春無疾而逝會葬者千人皆哭失聲所存濯足軒詩集一卷論曰張先生非忘世者居常談兵好奇計當草昧風塵之際鄉里小兒爭竊名號以先生為智囊非

見幾而作能免弋者之慕乎先生論史右張魏公
予謂魏公逐李忠定而黨汪黃與趙忠簡異而力
引奸檜宋之不競也浚有罪焉至於曲端之死富
平苻離之敗猶其小者耳安得起先生九原而極
論之

文學畢君子萬解元公權家傳

君諱盛育字子萬姓畢氏世為濟南淄川人始祖
敬賢自益都石塘塢徙居長白山南家世力田曾
大父木始讀書積學為通儒與萬曆名臣秋澄王
公齊名翁八子尤著者戶部尚書白陽公自嚴都

御史沖陽公自肅君沖陽公冢孫也父納菴公際
竝文章行誼為鄉里祭酒君少倜儻質直好義丁
酉試省闈被落慨然棄去帖括闢田園課農桑廣
樹蓄長白之陽厥土赤垣號稱沃壤流泉瀲灩萬
壑爭注尤宜灌溉君所居黃埠別墅溪流縈抱溪
左右手植榆柳桑柘數千株子嘗過君偶行飯至
溪上夕陽在山萬木交蔭溪水南注不知所窮君
指示謂予溪南有泉曰粟泉泉出平地膩沸如神
瀟然吾引為陂池藝樹千頭種菡萏餘十畝杭稻
菱芡如江鄉此吾菟裘也子洒然樂之戊午子世

持領山東解額君益力行為善佐其父申明宗法
敦睦族鄙從弟盛膚暴疾死君身任含斂再從兄
弟盛岫盛岳相繼歿遺二孤賦稅徭役悉為經紀
延師課讀兩家忘其孤露也其勇於為義率如此
丙寅歲除孫海玥病疫死君哭之慟遂嬰疾旬日
亦卒一子世持

世持字公權幼號聖童九歲屬文扶關雒之奧塾
師避席十一歲就童子試壓其儕偶厥後試輒冠
軍君長身玉立眉目如畫讀書不事章句水邊林
下行吟蕭散意有所會欣然神釋雲情霞思迴絕

町畦康熙戊午以第一人領山東解額其文傳誦
海內不脛而馳自齊魯吳越秦晉閩楚嶺嶠之士
翕然宗之所至聚觀如市四十年來文章之盛傾
動四方如君者未之有也君好交游篤氣誼日與
四方名士縞紵贈答公車入京師公卿競倒屣延
之恐不得一當君君殊不屑也自己未至乙丑三
偕計吏連蹇不第而同學故人多得雋以去布列
館閣君咄咄不樂往誼書空獨語幽憂侘傺不可
告人而君自此病矣丁卯正月君父歿哀毀臥病
稍間至夏六月疾復作下血數升竟卒君器度弘

三万九十一
遠汪汪如千頃陂至於晰義利臨事會如斬亂絲
盤錯無以難也畢氏聚族長白之陽至君十一世
里甲徭役門長率分任之訥菴公於羣從兄弟最
長君曰吾祖老矣此小子責也佐訥菴公綜理曲
折族姓皆服其公有不時至者出私橐代輸再從
叔文學某卒其子貧不能延師君私廩其費數年
無倦色同年某在京師困逆旅不能歸君傾囊資
其僕馬而身自稱貸以還事大父母父母純孝無
間言母病不知人君跪榻下十餘晝夜不歸寢親
戚族屬遇之皆有恩紀砥礪名行以敦倫善俗為

己任鄉先生稱之曰畢君真孝廉矣卒年三十九
子四人海玥前卒海瓊海琬海瑄

論曰史稱萬石君家法孝謹馬伏波誡兄子書曰
願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
不可得而言也吾觀長白畢氏家法類是以君父
子之賢匪惟克負荷而已蓋將大其閭門慶延苗
裔而孝廉君以文行有名於時館閣方虛左席乃
秀而不實未見其止悲夫抑憂能傷人其信然邪

帶經堂集卷四十三

二二二

帶經堂集卷四十四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六

傳 辯 記事

貞烈韓孺人傳

順治初王師定山東探丸嘯聚尚遍六郡劫掠玉帛子女無虛日長吏束手不能禦丙戌丁亥間高苑賊謝遷聚眾數千人連破新城長山諸縣入淄川據之僭偽號置官屬至勞禁旅蕩滌始就誅彝方是時朝廷旰食將帥坐甲累日月而長山太常王公楨妻韓孺人以一女子抗節罵賊死甚烈

賊平鄉大夫洎三老以狀上巡撫中丞將聞於朝會以代去不果於今二十五年矣康熙壬子歲太常公以書抵京師謂予傳之子自北角聞孺人死節事甚悉孺人於法當得謚太常而太常公在章皇帝時居門下為諫官力可以自達於上顧猶有待於予今日之言予慨焉作韓孺人傳韓為淄川著姓自嘉靖以來冠蓋相望孺人父某三歲失怙母畢育之年十六歸太常甘澹泊躬勤儉荆布操作事舅姑聽而婉相夫子柔而正中外無間言太常好讀書為文章聲名藉甚孺人紡紝劈棗以

佐之無倦寒暑丙戌太常成進士官中書舍人將以孺人入京師孺人愀然曰舅年老矣子姓雖衆然君家督也今以王事不遑慮遺堂上憂有婦在朝夕奉慰老人猶君在也遂不行踰歲而賊陷長山孺人被執怒罵曰吾家世清白無長物有死耳朝廷何負汝曹而甘作賊旦夕下偏師磔汝矣賊怒孺人罵益厲遂遇害時順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也又四年太常自中書舍人推擇為給事中會覃恩例贈孺人

論曰昔歐陽子論次五代之臣自梁迄周得全節

三才十
漁洋文卷六
二
者三人而已謂於是時責士以死則天下無士獨
於號州司戶叅軍王凝妻李事咨嗟歎息三致意
焉著之馮道傳首豈非以巾幗大節足愧士大夫
之瑤瑤波靡者邪若孺人者其視歐陽子所書抑
又難矣庸次其事實以告史官云

李母刁孺人傳

孺人姓刁氏鄒平人歸長山李公世熙有子八人
年九十有二以卒以第三子祐之仕爲雩都縣知
縣 覃恩封孺人李氏爲濟東鼎族朱丹其轂者
項背相望最著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化熙監察

御史文熙公尚書弟侍御兄也尚書旣予告歸養
十餘年而一品太夫人宋壽登百歲有司以 聞

朝廷嗟異之下

詔建坊表旌其門曰貞壽山

以東冠蓋咸集羅拜於堂太夫人從堂上答拜尚
書兄弟皆皓首蟬貂章服列侍左右衣冠榮之於
是尚書年近八十公與孺人亦七十餘矣公八十
有五考終又五年而孺人卒視貞壽太夫人之年
纔減其八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錄婦女之賢者
三人宋伯姬之貞紀叔姬之義聖人皆謹書之書
其卒書其葬不一書焉然彼不幸而丁身世家國

三石九子
海濱文卷六
三
之變君子嘉其賢而又悲其遇其處常而見錄者
惟魯之敬姜一人而已敬姜言必合經博達知禮
教其子為魯賢相宜為聖人之所予孺人之事舅
姑也聽而婉其相夫子也儉而勤其教諸子也恩
不掩義例以春秋之法宜得備書孺人初于歸家
故貧也逮事舅姑箴管滄瀦必敬必戒與諸娣姒
以織紵紡績相尚門以内無勃谿及析產受田塵
十畝孺人佐公治生身操井臼絲穀絮帛權其盈
縮與時消息家用以饒諸子就外傳擇嚴師賢友
與遊皆為聞人迨既貴象翟之外不御紈綺其可

書者如此若夫好行其德族鄙緩急不以有無為
解尤婦人之所難子植之順治辛卯舉人行之辛
卯副榜恩貢生祐之無為州知州佩之邳州衛守
備扶之侯銓知縣芾之武舉敬之容之皆教諭女
二人孫男二十一人曾孫男十三人

王節母徐氏傳

節母姓徐氏長山人也父通薊道僉事日升以萬
曆壬子冠山東解額為時大儒人稱海曙先生母
年十六歸諸生王先生震舅滄若公罷處州推官
歸病亟母侍湯藥宵衣者爨爨門屏間浹十旬不怠

姑許孺人病母以身代枕時其輾側一七一衣不敢諉左右卒不諱髻而泣血佐外治罌葬必信必誠繼祖姑楊太孺人性嚴毅母婉孌得其歡心常呼吾孝婦孝婦云年三十三先生不祿母幾以身殉時有子孫枝洎四女矣乃更輟泣撫諸藐孤身兼鞠育孫枝既成立能文章好交遊所與游皆嚴師賢友孫枝每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母乃喜所居當濟青菜諸郡孔道諸名士與孫枝游者結駟連騎騰笈牆進母躬為勻藥漿饌乙夜不少休歷數十年無倦色孫枝嗜讀書不問家人生產又多四

方交家以中落母欣然不以屑意客至更翦髮剝薦供酒食遠近稱曰賢母諸女既有家皆以勤儉著聞遵母教也先生有兄妣遺三女母撫之親為結褵如己出孀姊適鄒平張氏有兩孤養於家延師訓之長萬綏成順治丙戌進士張氏姑貧老具棺槨葬之以禮更為其子買田築室族鄙待以舉火者常數十家康熙甲子正月二十八日卒年八十有七子一人孫枝昌邑縣訓導女四人適耿弘熺李本泰韓廣居安履孫二人積租曾孫二人河源灤源士禛於母為族子悉母家世行誼因次為

傳

論曰傳云婦人學於舅姑者也事舅姑而孝可謂難矣不幸夫死立孤教之讀書取友終成名士不尤難乎魯敬姜教其子文伯以周公桓公下人之道范達謂陶侃母湛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彼二母者古之賢媛也母無慝焉

劉烈婦郝氏傳

明崇禎四年叛將李九成等發難吳橋反戈而南破山東一郡五縣殺人如草十二月七日陷新城劉前徽妻郝氏死之初賊得郝飲之酒郝擲杯於

地怒罵曰朝廷何負汝曹而甘作賊吾雖女子恥與狗鼠俱生曷速殺我賊怒矐其目割其乳罵愈厲又斷其舌以血喫賊乃死年三十有二觀者皆掩面泣下事既定巡撫都御史朱大典巡按監軍御史謝三賓監視太監呂直高起潛疏殉節者知縣秦三輔訓導王協中薦紳前保定府同知王象復等十有五人郝與焉建表忠祠於城西之喬莊載在祀典又建特祠所居之側有司旌曰貞烈劉之先有御史溥者仕正德中嘗被旨鞫逆瑾有直聲云王氏新城典史王天民女也年十二同日罵

三万七千
海
賊赴火死亦列祠祀賊去而攻濰有卒數十人掠
少女輿載之追獻其帥抵帥所啓視則已自刺死
矣乃焚之濰士大夫義其事詢知為新城人惜逸
其姓氏為立碑瘞骨於孤山

李烈婦胡氏傳

烈婦姓胡氏青州諸城人遂平知縣某之孫年十
七歸邑諸生李敬中敬中嗜讀書久之抱羸疾崇
禎壬午歲七月二十七日病革烈婦哭踊哀甚既
鬢遂不哭晨興再拜與姑訣曰新婦不幸失所天
無子一女又襁抱將從亾者驅螻蟻地下不能復

事舅姑他日叔有子為亾者立後歲時奠麥飯一
盂足矣姑力持之曰婦在如吾兒在况婦有女何
死為其母管亦痛哭諭止百端烈婦一不答徐曰
志決矣義不忍棄死者獨生從容焚香告柩前顧
家人曰吾即死洗含勿近男子遂自經距其夫死
僅三日年二十有四宗鄙聚觀莫不彈指泣下事
上撫按將疏聞於朝會二東有兵事不果又踰年
而賊陷京師明社屋矣後三十九年敬中弟翰林
檢討澄中乃以子沂為其兄後成烈婦志又述烈
婦事狀命予為傳

論曰明季壬午癸未間二東婦女死者衆矣或死
俘執或歿道路山谷流冗轉徙等死耳令烈婦當
日不即死而死俘執歿道路其於輕重之數何如
哉士大夫不幸遇大故苟且濡忍不勝其富貴妻
子之念身名旣敗而猶詫於人曰吾之不死者將
以有爲也夫不歿則竟不死矣若此者皆烈婦之
罪人也

董烈婦孫氏傳

東海高士曰董樵其爲人磊砢負奇節隱居盛山
久之稍稍出遊吳越江淮間賣藥自給予識樵在

十五年之前相遇廣陵別去又八九年已見諸京
師慨然謂予曰樵不德去年中子道廣歿婦孫同
日以身殉死甚烈徒以貧賤見格於有司不得上
聞於朝以表暴於天下後世吾負烈婦矣言已泣
下予嘗備官禮部闡幽表貞子職也且念樵之意
有足悲者作董烈婦傳

烈婦孫氏棲霞人諸生士彥子歸萊陽董樵子道
廣樵客即墨而道廣病烈婦方歸省父母心動趣
歸道廣病且殆烈婦瞑目絕飲食矢必死三日道
廣歿烈婦從容告廟與姑劉氏訣劉曉大義知事

三万六千六
海濱文卷六
不可已以頭觸壁血流涕泗被面烈婦弟仲桂長
跪慟哭請緩須臾死弗聽或曰前年叔死死姊不
何居烈婦曰姊有遺腹義不得死吾無子義當死
尚何言頌仲桂曰歸語父母勿過哀女無以咎劬
勞是所以報耳遂自經歿康熙九年七月六日也
訃聞其母哭之慟士彥曰有女如是於吾足矣何
悲爲於是海岱間人莫不奇烈婦之節而多士彥
之賢者

論曰國家重倫常崇教化凡窮谷僻壤義烈之事
令有司條其名狀歲以上聞何其視匹夫匹婦之
行若是重與勿亦以其有關人心世道而然與唐
李習之碑高懸女曰賞一女子而天下勸亦王化
之大端也奇節如烈婦而使之湮沒草莽事不上
於禮部名不登於太常誰之責與誰之責與

五烈節家傳

孫孺人世父曲江公元配也鄒平人寧國府經歷
孫公棧長女于先慈宜人爲同生之姊年十六歸
曲江公時先曾大父司徒公會大母路太夫人先
大父方伯公先祖母成淑人兩世在堂孺人婉嫵
柔順皆得其歡姑成張二淑人繼卒諸弟妹幼穉

皆恃孺人衣食方伯公歎曰吾再失內助諸幼孤
 不失所家益治者冢婦力也崇禎丁丑曲江公省
 方伯公卒於武林孺人哀甚誓歿自是長齋禮佛
 不闔門而語三尺之童不入中門又六年而有壬
 午之事先是戊寅 本朝大兵入關自畿輔下山
 東破濟南遊騎東至長山距新城十八里不攻而
 去之至是壬午冬再入關以十一月至濟二十九
 日駐兵新城陷之孺人投井死時崇禎十五年十
 二月初一日二子士瞻士鵠乘城家人聞變皆散
 走惟小婢侍側知狀越三日軍退士瞻兵歿士鵠

以婢言號於井而出之顏色如生年五十八
 于孺人青城人世父侍御百斯公元配父永清官
 御史孺人性凝重不妄言笑百斯公官翰林御史
 在京邸孺人皆從公為廉吏孺人益相勸勉故公
 歷巡鹽課茶馬清貧無長物孺人有助焉甲申三
 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公號踊期必死家人環泣或
 婉轉解譬孺人與子士和獨不語以四月二十六
 日與公登樓士和從門閉久之不出家人急闢戶
 視之已同縊梁間公左孺人右士和在公下而士
 和妻張氏先以壬午十二月城陷自經死孺人歿

三才十一
時年五十五

張氏新城人生員炳然子戶部主事羽鳳孫也歸從兄廩生士和性質素有荆布之風壬午十二月初一日城陷自經東閣中以髮覆面初先宜人與張對縊先宜人繩絕不死時夜中喉咯咯有聲但言渴甚士禛方八歲無所得水乃以手掬魚盞冰進之以書冊覆體上又明日兵退得無死視張則久絕矣

張氏亦羽鳳孫生員炯然子歸從兄舉人士熊士熊字渭濱先世父壽三公長子以壬午舉山東鄉試甫三月城陷與壽三公母弟生員士雅皆乘城死張氏二十一勵志守貞與士雅妻高一燈紡績奉孀姑劉二十載順治己亥卒無子

高氏士雅之妻淄川人推官瑋侍郎珩妹也于歸三歲而士雅殉難高年甫十九有一女撫之成立居常衣布食粗糲有人情所不堪者或難之曰未亡人耳得此以為幸元旦一拜家廟先宜人在時間歲歲朝或一至餘日未嘗履闕三十年未嘗見齒家世貴盛諸兄皆宦遊澹然如田舍女子殆易所稱苦節者也康熙戊午疽發背卒

士禛曰先方伯公教家嚴閨門之內儼若朝典又嘗以先高祖母劉太夫人闡範圍說教諸婦女皆凜然知禮義榛栗棗脩秩秩如也壬午甲申之間諸母而下節烈輩出孰謂非方伯公之教漸漬使然哉春秋于宋伯姬之卒既書其葬又載其謚予死義也會有命開館撰修明史謹撫次事實俟史氏節取焉

木瓜詩辯

詩衛風木瓜三章序曰美齊桓公也疏引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歸公乘馬祭

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序謂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正其事也序之言與左氏內外傳悉合自鄭康成孔仲達而後如歐陽永叔蘇子由呂伯恭嚴華谷鄭夾漈黃東發王觀國諸家皆主序說至朱晦菴獨廢衆說臆斷以爲淫奔之詩噫亦可謂固矣門人輔廣心知其非又不敢斥其師說則穿鑿傳會以求合而不知其愈不可通也輔氏童子問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反復諷詠但見

三九十二
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為美
齊桓恐非居後揣摩者所及竊意桓公既歿衛文
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
無恩故為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於
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鑿空而為此言乎先生
以為不然曰若以此詩為衛人欲報桓公之德則
桓公之惠何止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以報之
廣謂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說亦傳會之失實無所
據而先生疑以為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衛風多
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至於家語所載孔子之

說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信且與小序之作未知
其孰為先後又烏可據以為說哉廣之言支離可
笑如此因其師之臆說而欲廢小序因并孔子之
言而欲廢之祇見其愚而自用已矣是詩之作或
在桓公戍漕城楚丘之時或在文公伐齊之後皆
不可知然其為思報桓德無疑也他如將仲子之
刺莊有女同車之刺忽風雨之思君子子衿之刺
學校廢序說皆確不可易而晦菴槩以為淫詩輔
氏又曲為之說以濟之他日晦菴賦白鹿洞云廣
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自與其言相杓鑿毋

亦悔前說之非而欲然於小序之終不可廢乎先
儒或謂大序作於聖人小序作於衛宏或謂大序
作於子夏小序作於毛公唐成伯瑜曰衆篇之小
序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
而繫其辭宋王得臣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一句
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諸家之說序大
抵如此歐陽子本義多駁毛鄭之失而於小序獨
謂與孟子說詩往往有合後儒異說害詩當以序
為證程子云詩小序皆得大意又云小序當時國
史所作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使小序可廢則漢

隋以來諸儒其說皆出晦菴下乎諸儒之言即不
可從伊川則晦菴所私淑也將其言亦不可訓乎
晦菴嘗注楚辭矣楚辭言美人言公子言蹇修亦
將以為男女相悅之詞而斥之乎若近世所傳子
貢詩傳以為朋友相贈賦木瓜雖與序異視晦菴
臆說猶為近理然詩傳出近世好事之所為其謂
朋友相贈又因孔叢子之言而傳會之不足信故
當以序為正

金人南遷錄辯

按金史世宗十子顯宗衛紹王而下則承中孰輦

斜魯永功永成永升永蹈永德無允猷之名永升
初封徐王章宗即位徙封隋改曹又改宛衛紹王
即位改封夔宣宗時以永升年高詔宮中聽扶杖
貞祐中薨自世宗迄宣宗時已歷四朝矣蓋諸王
中最老壽者且於顯宗乃第八弟非世宗長子也
世宗本紀大定二年五月壬寅立楚王允迪初名允恭為
皇太子三年命皇太子親王射柳於廣樂園是年
十一月己丑封子永功為鄭王亦非三年始立太
子封諸王也允迪即顯宗世宗嫡子史稱其專心
學問於承華殿觀書乙夜忘倦尤敬禮儒臣鄭松

詹事烏林答愿入謝命取幘頭腰帶見之或曰此
見宰相師傅之禮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
爾常作重光座銘及刻左右銘於小玉碑皆深有
理致其賢如此太定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太子
監國二十五年六月薨侍衛軍士爭入伏哭聲殷
如雷中都百姓皆為位而哭二十六年立子璟為
皇太孫是為章宗顯宗在東宮事蹟始末如此安
得有南涼觀被殺之事耶又顯宗后乃徒單氏章
宗明昌二年崩謚孝懿史稱其好詩書喜老莊學
純澹清懿造次必以禮錄乃稱章宗母趙為降授

三十五
南宮千牛將軍楷之幼女抑何其誕謾不根邪世
宗賢君也而詆以新臺之行尤為謬妄小說之無
稽如此輒令鹿馬混淆白黑雜糅貽誤後世不淺
偶讀金史輒因賓退錄辯駁所未及考其顛末著
於右方俾後之讀此錄者勿惑焉

章宗以太和六年崩完顏匡等傳遺詔立永濟
是為衛紹王錄載牛刀兒弑章宗兀映等立磁
王允明宦官趙元德等復行弑逆張克己等乃
立濰王允文謚磁王為昭宗云云皆似夢囈語
金九主遇弑者三熙宗海陵衛紹王是也史皆

特書此錄架空構造半屬子虛亡是殊駭聽聞
其他紕繆尚多聊舉其大者數條於此

章宗時宋韓侂胄啓邊釁南北連兵吳曦因以
蜀叛尋即議和罷兵至衛紹王初元始來伐此
錄言愛王請兵北國云云皆妄也

書劍俠二事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
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
錦衣弓鞬結束為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
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

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也從姪鵠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橐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獐至尼菴入門有廨三間東向牀榻甚設北為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廨無妨久之持硃封鐫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

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廨門已啓視之即紅帽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游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惶慙耳然尼異人須吾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為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趺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作狡獪罪合死吾當為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

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韞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嘗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扃鑰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

然怪之歸以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願以妻子為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稍知蹤跡可覓露車乘我君第隨我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烟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疇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評曰君非

三万九十三
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
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一大宅如王公之居歷
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
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
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詢來意具
對男子頤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
金至封識宛然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
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好將息即有人引至一
院扃門而去餽之食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
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

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傍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
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
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
市口愴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
其妾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
吏歸舍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
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
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三寸寧忘之乎問之夫
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廡聞之望
江龍簡討變云

帶經堂集卷四十四

帶經堂集卷四十五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漁洋文七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葉蕃

王公墓表

有明正嘉以後關中衣冠甲族首咸寧王氏王之
先世有隱德至御史江涯公諱懋始大其家江涯
公有丈夫子六最貴者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
三渠公諱用賓母弟陽武公諱用賢有子十人其
四為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桂園公諱昌功有子

六人貴者四人最著者光祿少卿光庭公紹先吏部尚書弘庭公紹徽光祿仲弟襄庭公紹翰始居三原以鄉舉官止邠縣令贈中書舍人君邠縣少子也母曰趙宜人諱九鼎字金鉉一字茶菴邠縣公與冢子工部郎中之鼎同舉萬曆己酉晚乃得君早露頭角順治辛卯舉於鄉辛丑成進士康熙己酉除東光令東光畿輔邑夙叢逃盜君至申禁令嚴捕緝逋盜屏息民絕株蔓縣鹽額引千歲爲民累君力請減其半又修廟學繕城堞築河堤作人禮士教化大興三輔吏無出其右知東光五年

內擢中書科中書舍人尋以清望推擇入吏部歷文選主事稽勳員外郎康熙戊午奉命典河南省試所拔皆單素時論稱之己未秋有浙撫某中丞察審之案上特簡君往報命稱旨調考功員外郎進稽勳郎中辛酉冬朝議九江關移權湖口不能決命朝官往勘吏部以司屬名上上曰王某可蓋自浙江報命後上固有意進用君矣君感激殊遇不遑啓處往返四十日跋涉六千里冒風雪犯霧露歸次涿鹿而疾作然猶力疾入見奏事畢始敢退休私邸卧疾甫十日遽捐

三万八十三
賓客君長身玉立風度凝遠有公輔之器又能決
大疑斷大事以是受知 主上駸駸大用而公竟
不能待也詎不惜哉當明正德中江涯公以行人
諫止南巡廷杖幾死嘉靖初以御史疏救議禮諸
臣被謫爲高縣典史世稱遺直迨三渠公復以忤
分宜相歸雖登三事論者猶以未竟其用爲天下
惜光祿冢宰而後僉謂似續在君顧中道賈志以
歿此予所爲臨文三歎而不能已也君學問淵雅
每與予論史事上下千百年皆有據依尤工書法
雅不欲以文士自見故不具論著其服官立朝之

槩如此然亦足傳矣生以故明天啓丙寅十月初
四日亥時卒以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三十日巳時
得年五十有七 覃恩 誥授奉政大夫配李氏
贈孺人繼楊氏王氏贈宜人繼蕭氏男子三人長
夢翼歲貢候選學正次夢庚長安庠生出爲冢宰
公後次夢燕女子二人長適涇陽庠生趙之翼次
許字劉祖鏞孫一某長安庠生

誥授朝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

張公墓表

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海豐張君與予舉禮

部稱同門友又同爲京朝官交最暱康熙壬子予奉諱里居君出官粵東亂定聞君無恙致事歸歸甫一載而訃至嗚呼君歷漲海萬里蛟鱷瘴癘崎嶇不測之險而得不死歸臥田廬而以末疾遽不起其命也夫君諱爲仁字致堂別字滄粟其先自昌黎遷海豐曾祖著祖金始大其家號義井張氏父應科始教子孫服儒衣冠 皇贈朝議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母孫氏繼母朱氏俱贈恭人朝議公六子君最少少讀書不爐不扇順治丙戌有芝生於所居之處是年秋再行鄉試君適內艱服闋

遂膺薦君顧愀然曰祿不逮養終身之戚也屢困公車益發憤著書隅說闡明考亭之旨濟北學者師之乙未釋褐己亥除內黃縣知縣甫下車見諸務窳惰慨然曰天下事無今日不爲而來日徐圖之理於是相其緩急而次第布之初謁夫子廟見學宮就圯鼎新之進諸生以時講藝其間以演武場偏處學宮相度改作自時厥後得雋者彬彬多文學焉又勸義學聚民間子弟莒秀者教之嘗出行阡陌間師弟子數十人迎道左辟咄應對皆有規矩君頷而樂之縣俗尚氣好鬪民間或詬誶輒

自殺諍訟無已君反覆諭以律例俗大變縣有大
姓馬氏同室相傾軋君為立族長設約束諭以水
木之誼久之遂為義門其治先教化如此嘗步禱
神祠雨立霑足歉歲損俸輸穀設粥廠十二以食
餓人縣食鹽額四百二十引累年額銷不足齏使
者議按丁加引君爭之曰內黃昔罹兵燹民多流
宄有數家包一里之丁者有一人包闔戶之丁者
額鹽且壅矧加之厲乎縣有太僕寺牧馬草場三
百餘頃畝徵銀一釐六毫有奇民苦之君分俸代
輸後議畝加練餉一分浮正供且什倍力請如故

縣有衛所軍地奉檄歸縣未有成例軍民更相齟
齬君酌為成規立符契過割軍民皆德之縣例有
通州料豆協運船胥吏埠頭率骫法賄賣其富者
君為立法各河口輪次公運或不足則官給其直
吏無所售其奸縣故有驛置自河決後使節稀少
減舊額之半後舊路復通額卒未復君為力請驛
困以甦縣城袤廣四里餘邏卒無幾君選牌甲壯
丁千人復其徭役更番戍城如踐更然縣外城久
圯而居民鱗次君請於上官以農隙修築不日而
成之立鄉長團練土著遇盜警互為聲援又為尺

籍伍符令游手無所容河北回龍鎮四縣分轄久為盜叢君移文鄰縣約期會集比戶登名於版製令箭四押以四縣符篆而分掌之有事得徑治無相瞻顧而均其力役自是無竊發者盜王三者劇拳勇久不能制君計禽之寘諸法境內肅然君在內黃也慮不能周知民隱擇鄉三老愿謹者月以望前一日赴廳事條上利弊某宜與某宜革使人人得盡其意參伍行之故所措施率宜於民略其大者如上十數事其細微顧不能盡書也居三載舉卓異第一賜朝衣一襲壬寅擢中書科中書舍

人丁未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江南司員外郎郎中以才能推擇修大清律改訂吏部條例有重囚八十餘人已擬辟詳引律例爭之得改正發遣其平反多此類焉京朝官十三年凡甄別者三京察者二皆書上考甲寅擢廣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東粵號才藪君與諸生約頒示六條大指以器識為主而文藝次之凡故例與學政全書相踈鑿者一切更張之務寬大不為苛細平生好獎士類經其指授率舉制科登館閣知名當時內黃則李滋黃本訥兩浙則沈三曾許汝龍仇兆鰲粵西則

黃裳吉曹雲鷺粵東則鄭際泰而吳三畏以武進士廷試及第第一此其尤著者丁巳以病乞休歸里立族社每月朔具牲醴墓祭合族之長老子弟生平遇父母諱日修祀事輒流涕極哀諸兄龐眉皓首事之恭謹俸祿必與共之視兄子如子親睦族姓無甚富甚貧者學不泛涉務由洛閩微言以上求聖賢之意其教子姪曰吾生平得力數言而已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此心纔放禍即伏焉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持身涉世之道盡於此一夕得風疾七日卒君一為順天武鄉試同

考官一為廣西鄉試主考官再奉 詔使蜀使江南一權關杭州四遇 覃恩初授階文林郎再授奉直大夫進朝議大夫再賜表裏生以故明萬曆甲寅四月十四日卒以康熙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得年六十有六配畢氏封恭人子二人玠理女二人適楊法李爾夔孫六人賡泰颺泰方泰始泰旭泰丕泰予惟西漢之盛所以上繼三代者循良多而吏舉其職也然班史所書蕭曹開國名相惟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師而文翁董仲舒兒寬之屬或云經術潤飾吏事或云仁愛好教化如是而已跡

三万七十三
君之治內黃可以無愧所謂為民去害興利若嗜
慾者非耶為法吏則惡深文為人師則以教育為
先合前後觀之可以為循吏矣於是玠理將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阡而予為表其墓

誥贈中大夫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王公

墓表并銘

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千峰王君以書來云先
王父體乾府君之歿餘四十年矣墓道之石闕焉
子有宗人之誼文之者其在子未幾而千峰捐賓
客嗚呼緒言在耳何敢忘乃取公父明初先生所

次行實為表俾鑿諸墓上先生諱養元其先自婺
源徙南陵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以厚德為
鄉三老先生天性孝友家貧竭力供甘旨兄弟四
人將析爨田宅臧獲自取其最下者兄某得篤疾
一子幼弱藥餌襲斂悉身任之不以累其孤母疾
焚香告天割股以療其行誼過人率如此讀書嗜
左氏史記尤好信陵君魯仲連傳每流連三復慨
然思友其人於千載之上好為人排難解紛邑中
豪強凌弱暴寡者輒畏先生知之為諸生五十年
不以尺一干長吏為文章清古自名一家視程式

之文齷齪不足措意以是老困場屋晚年撫孫奂
 曰汝大吾門恨吾不及見也後竟如其言生以明
 隆慶庚午九月九日卒以明崇禎壬午正月十一
 日得年七十三康熙十七年以孫奂遇 覃恩
 誥贈中大夫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元配紀氏
 繼配葉氏皆贈安人子二人學大即明初先生
 誥封山東都轉鹽運使司運使今八十餘尚無恙
 學明孫四人奂即運使君稷國家恩曾玄孫若干
 人運使知河間督山東鹺政皆以循良有聞於當
 代則先生家訓可知也子生晚不及見先生得遊

於運使父子間竊附聞知之列詩曰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惟先生有焉是宜銘

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樂石嶙峋表此墓門以昌厥
 後人

張學海先生墓表

先生諱繼倫字學海晚號雪松老人其先淮安人
 自處士友始遷安丘數傳至澄以明經主武安簿
 澄生守蒙守蒙生民感字霖海以子贈文林郎文
 林公生三子先生其第二子也兄嗣倫萬曆壬子
 舉人弟緒倫崇禎辛未進士官御史先生生三月

而文林公歿稍長母王太孺人爲擇名師授以尚書太孺人督諸子嚴每塾歸必命夜讀而自紡績其側先生與兄弟感母意競力於學先生少有異稟年十四補邑諸生天啓丁卯貢入太學崇禎庚午應山東鄉試主司賞激其文以多奇字置副榜是時以明經謁選人例得縣令不就初先生與其兄弟同有盛名於場屋至是兄弟先後得雋去顧先生獨不遇先生自痛不逮養其父事母至孝太孺人以老壽終先生日夜孺子泣久而不衰少與兄弟同學相友愛事孝廉君如父比病革藥餌必

親事丘嫂二十年不懈侍御君巡視兩淮齟政有巨商某罪當抵攜重貲走千里乞先生一言緩其獄先生艷然曰吾方以辦職勉吾弟顧翫其法耶絕弗與通其兄弟間行義相成類如是尤爲德於鄉黨明末兵興二東郡邑多陷薄安丘先生佐縣令纂嚴城守指畫方略城賴以完時流亡相屬凡入縣境者率收卹之亂定各遣歸其家有鄉人負幼女倉皇過門問之則將粥以償官錢也出金籩其負女得不粥有遠賈糴粟邑中將行發視半沙礫知爲駟僮所紿然莫能誰何之先生爲白有司

治如法賈竟獲原直歲祿有貧士數十人求發官廩不得先生慨然指困賑之甲申客青州時山東大亂賊魁趙應元自長山夜襲青州入之先生間道跳歸有識之者曰勿驚長者卒免於難先生長九尺美鬚鼻貌矍然以清嗜讀書淹通經傳諸史旁至醫卜皆窮其奧書學蘇米晚得二王之神子又嘗從斷縑見所畫風竹蕭疎圓勁節目磊砢想見其人非天機清妙不能造也嘗闢書室空無所有惟圖三代鐘鼎盃鬲之屬於四壁蓄一琴時撫弄以寄意夷然不屑也順治己酉復遊大學未幾

歸歸得痰疾四日卒先生有個儻之才高潔之操既不用於世退而修行於家為德於鄉里故其可見者止於此而已生萬曆乙酉六月某日卒順治乙酉十月某日年六十一娶許氏河間縣知縣進之子前卒繼娶孔氏男子一人即貞康熙壬子拔貢官翰林孔目女子六人婚嫁皆名族以丙戌歲五月某日葬城東五里河之原於是距其葬三十有二年矣

吳臨穎墓表

康熙丙午歲予居京師一日於滎水部開邸舍見

壁上詩署名曰吳雯者一再讀之愛玩不忍割去
評水部誰何水部太息曰同年故吳君康侯之子
雯幼孤肆力於學問所為歌詩數十百篇率可誦
雯有母年五十有弟三人妹二人婚嫁皆仰雯雯
年二十一再赴太原試於有司不見收家益落輒
挾其文章北游京師謁父執之官中朝者久之無
所遇雯有妹嫁安東縣旬月前襍被策蹇驢往江
淮去矣逾二年戊申三月蒼頭通賓客視其刺則
雯也躍起相見稍稍與談藝多微中詢其家門衰
落之狀泣而言曰雯父以乙未第以丙申死顛沛

半生而不獲一日之安鄉國稱善士而不食一日
之報年不及艾官不及生前乃於身後授官臨穎
天乎悲哉言未既涕泗縱橫下予為反袂久之自
是與雯數飲酒賦詩歡相得也歲且暮一日雯請
間曰雯將歸省母願雯父之歿也雯方十有三歲
未能出遊當世賢豪長者乞其言以傳後世每一
念之若負芒刺先生固天下之名能文辭者所以
不朽雯父將在先生之言予哀其志乃為據狀而
表其墓君諱允升更名來亨字于公一字康侯世
為遼陽人少從其祖官雲南祖歿王事君獨與父

客萬里外會遼左多故父隻身北歸視其家而留
 君於滇客中無書探篋中得漢書一部遂日夕讀
 之且讀且泣鄰有盧先生者聞而異之請與相見
 問讀何書曰漢書也叩以疑議應答如響盧先生
 者駭曰此非常兒引歸其家歲餘父再至滇乃與
 俱歸補定遼右衛諸生順治二年中鄉試七年就
 選人得蒲州學正會叛帥姜瓖據大同三晉震動
 蒲境時有竊賊事平奸人或藉以羅織善類君力
 請於制府孟忠毅公全活甚眾平居與諸人切磨
 為文章勛以道義成就甚夥攝知滎河縣事以清

惠聞順治十二年成進士人方謂君長駕遠馭之
 才可以一試明年正月而君病且歿矣嗚呼可哀
 也唐元道州有言曰正直而無祿位忠信而久貧
 賤仁讓而至譽亾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為辨士
 吾欲問之若吳君者可謂正直忠信仁讓之士也
 而坎壈摧折不得展布尺寸卒賣志以死豈非天
 哉君娶朱氏有子四人雯霽霖霞女二人適陳發
 劉麟書孫一人江蘭雯出雯年少負才氣為詩歌
 文章踔厲風發非終貧賤者君未竟之志雯必繼
 之君可瞑也已

孝廉李君墓表

傳曰先王之制為三年之喪也使夫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也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不成聲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彈之而成聲尼父皆無譏焉古道浸衰江河日下與其為師也者毋寧其為商也長山孝廉李君之沒四十年矣冢子孟縣君一日來謁予文表墓其容深墨矐矐然皇皇然若在初喪者可謂賢矣予方宅先祭酒府君憂感君意不忍終據禮以辭乃為之表按狀孝廉君姓李氏諱篤之字元根其先棗強人曾祖

芳洲翁諱某祖見山翁諱某父太學公重熙自見山翁已上三世皆以宮保公化熙九列 皇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君少有異稟日誦數百言號奇童為諸生篝燈課讀如後門單素崇禎丙子歸安凌忠清義渠武進陳伊菴組綬典山東鄉試二公海內聞人得君文奇之以第三人中式明年丁丑春官下第已而庚辰癸未再報罷既數困公車又遭世亂遂發憤嬰疾以死君少倣儻好振窮周急身為貴介而修布衣之行居恒請謝賓客如恐不稱有鄭莊之風客至輒流連閉

閣徵歌頌曲參橫月落飲酒至數斛不亂邑姚徐
兩姓囂訟十餘年得君片言輒解牛某侵官帑株
蔓親族甚衆君慨然白之釋無辜數十人俠聲流
聞慕義者遠近如一東武王某為怨家所中其父
兄謂曰必長山李先生也能活汝者扶服五百里
及門君力出之無德色其勇於為義皆此類乙酉
春感痰疾不起無知不知皆搯擊太息配趙孺人
德言純備飯衣白業撫孤子二人皆成立布衣蔬
食二十六年如一日焉君生以明萬曆丁未十二
月初三日卒以順治乙酉二月初六日年三十有

九孺人生以萬曆戊申八月初五日卒以康熙辛
亥八月十八日年六十有四子三斯升早卒斯恒
貢士起家孟縣知縣斯孚廩生女一適予從姪啓
溥太史公謂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倣
儻非常之人稱焉跡君生平折節善下緩急倉卒
可恃拔人於厄而不自為功所謂非常之人與顧
連蹇弗遇年不及強仕惜哉予故表其梗概俾鑱
諸麗牲之碑聊慰孟縣君之愾慕云爾禮曰父母
既沒必求仁人之粟而祀之孟縣君將以予言為
仁人之粟也予滋愧矣

